



P272.2
21

乾隆五十年春梓

益都翟氏原本
武林裴爾定校

痘科類編釋意

照原本附麻疹
纂要幼兒雜症

綠野堂藏板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人爲一小天亦有
陰陽陰陽和而絀絡順陰陽錯則疾病
生第證有虛實寒熱之迴別故藥有補
瀉溫涼之異宜夫藥之補瀉溫涼有
本草之可稽至疰之虛實寒熱雖靈
樞素問具在然舍望聞問切以審陰陽

而辨表裏其道無由陰者何血也陽者何氣也至於痘疹始終藉氣血以成功尤當亟審陰陽審之維何察形觀色揣毒邪之輕重將血之盈虧若何氣之消長若何一、辨明陰陽晰而表裏定或虛寒或實熱先事綢繆不

致眩渴掘井險證固易如反掌逆證亦
無難取效若不審夫陰陽則表裡莫辨
虛實寒熱不察宗溫補者不論虛實謂
非培養真元不能宣托於是偏于溫補
施之虛寒者是已若實熱者則以火益
熱宗寒涼者不論寒熱謂非苦寒不

能透發於是偏於寒涼施之實熱者
是已若虛寒者則以水益寒無惑乎
證之逆者盡謬諸數險者亦變而為
逆可勝悼哉然而痘家不之知也醫者
亦不悟也昔余長男出痘醫曰稠密火
盛險證也重用芩連膏黃孰知涼瀉

太甚痘為寒涼遏抑元氣大虧氣血
不能送毒故火勢雖退痘則淡白不
透即投以參芪桂附六極重難挽綿
延十四日而斃後余第三孫亦殤於痘
其證與藥約畧與長男同嗟、余家
疊受偏執寒涼之害稔知偏執者之

不審陰陽泥於諸瘡皆屬實熱
文概用寒涼其殺人同於挺刃慘莫
甚焉夫寒涼惟療實熱若虛寒者

又宜於溫補誰謂可以偏執雖今之宗

溫補者亦自有人特偏于寒涼者則

比皆是顛波莫挽蒿目久矣前慈

邑碩君慕泉憫浙中痘症被庸醫偏
執寒涼者所殺刊送痘疹慈航使玩
味之不受偏於寒涼之害余細加詳

繹謂古虞陸君伯瞻曰以是濟幼真慈
航也陸君以此係痘疹聖醫耳爾久吾

所著余有益都翟氏名良者類編釋

意尤為詳細明暢出鈔本全部示余
余雖不習是業然讀其論說辨解析
毫釐而有原委言珠玉攷其方藥
品配斟酌古今而別君臣味精當至
其辨別澄治不介于兩可不偏於一
隅虛者補寒者溫不必於溫補盡施

實者瀉熱者涼不必於涼瀉並用辨
虛實寒熱之在表在裏又察其寒熱
虛而入熱因實而熾張會卿曰明徹陰

陽醫理雖玄思過半矣益都翟氏

者集痘疹之大成開幼科之聲譽
若非明徹陰陽何以於痘疹之玄秘

瞭如指掌余索之手錄如珠什襲
因思顧君得不及半尚為刊布余今
獲全璧其敢自私但輾轉鈔錄不無
別風淮雨之訛又奚敢遽梓藏篋
中者數年近聞梓里西水倬雲劉氏
傳有是編鈔本余并購索與研習軒

岐之陸君伯瞻幼科世醫之任君組索
群相校正付梨棗以公世凡習是業與

夫不習是業而欲保赤者將是編潛心

研究審陰陽以辨表裡察證之虛實

寒熱而以藥之補瀉溫涼因人以施因證

以治神明變通將見天下幼穉出險途而

躋壽域是則予之重梓之意也夫爰
叙之以弁其首

乾隆十五年歲在中元庚午暮春之初
仁和裴經爾定書於綠野堂

序

醫以釋縛脫艱拯濟羸劣其道變動而不居而痘疹者尤蒙養之一候也夫豆爲腎之穀而痘之根源亦起於腎人成形先腎猶瓜實果種之兩葉痘之出也有順有險有逆誠能按歲氣分部位察形觀色神明其法而施治焉鮮不應手而效者且自昔及今論辨之夥不下百有餘家其間罔勿各有心得然不叅究靈素諸經則不知藏府血氣之生始不調劑古今稟賦則不識溫涼攻補之異宜徒襲前人死法以臨變化不一之證將見瑕瑜莫掩得失相叅

無惑乎方術愈繁而天折愈多也卽如曩時陳文中耑主
溫補則畸於熱錢仲陽耑主清涼則畸于寒昔人所以議
禮談禪多分南北宗門大抵皆出此岐趨則不能會而通
之之故矣惟閱類編釋意一書其中表裏陰陽虛實寒熱
靡不縷析條分善合古今之是而集其成素問有云靜意
視義觀適之變其此之謂與余久肄于斯而尤慨蒙養之
失係乎畢生而登黔黎於仁壽之難也安得天機迅發妙
識元通如益都翟氏者而與之談剛柔健順之符乎茲同
里爾定裴約齋得是書鈔本將字句叅較付之剞劂其書

與名仍存其舊俾天下後世知翟氏之治痘症審形色察
虛實治標固本俱因人因證保赤之功溥矣凡吾同志將
是書熟讀詳味自能得心應手活幼難以數計今約齋重
梓流傳綿遠功亦不在翟氏下原本摘錄聶久吾高士宗
論案治法今又附補張會卿總論暨方藥本草更見一片
婆心余展閱之下遂不禁忻然而爲之序

錢塘趾仁氏王兆麒手泐

